



游分州古城保和寨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春梅

暮秋时节，水瘦山长，放眼望去，渝东垫江的群山已换上一层温润的赭黄。这天秋阳微醺，我与著名诗人金铃子和我的班主任王礼明老师及几位文友，怀着对古寨的向往，踏上了前往鹤游镇分州古城保和寨的旅程。这座古寨是涪州分州遗址，如今已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宛如巴渝大地上的一颗遗世明珠，静默地镶嵌在大自然美丽的画卷里。

很荣幸，王老师给我们当司机和向导。车出垫江县城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，远远便望见保和寨所在的台地如巨舰般泊于群山之间。整座古寨呈不规则椭圆形，四周悬崖峭壁，地势险要，依山就势筑就的城墙宛如一条巨龙，守护着这片古城。王老师给我们介绍，这座城墙总长约

1.7公里，厚约1.6米，均高2.6米，全部由当地条石砌筑而成，很是坚固。

一下车，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草木的芬芳扑面而来。我们首先抵达的是南门“安寿门”，寨门古朴，条石斑驳，仿佛在诉说着百年沧桑。一株枝繁叶茂的黄葛树矗立其旁，金黄的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为古朴的寨门增添了几分亮色。我们特意从寨门走进，站在城墙之上，诗人金铃子赶忙用手机拍照，还不住感叹：“这才是真正的‘渝东古城’，寨韵浓厚啊！”

穿过“安寿门”，我们便踏上了古寨的步行街道。岁月的沧桑与行人经年的踩踏让脚下的青石板路光滑温润，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旧时古城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行至一处保存尚好的碉楼下，碉楼高大雄伟，墙体厚实，设有瞭望孔和射击口。王老师：“碉楼在古代用处特别多。位置多建于城墙转角或险要处，射击口常见外窄内宽的漏斗形设计，既保护守军又扩大射击范围；瞭望孔是立体监视体系，早期预警敌情，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监控；还可以通过碉楼夜间鸣锣，传递匪

警信号，是治安中枢；清代涪州分州档案显示，碉楼兼有监禁要犯的临时牢房功能；底层石墙常设夹层，可储存粮食水源，也可以应急避难。”我们本想上楼看看，当地一位农民马上阻止了，他说多年没有人维护，楼梯破破烂烂不牢固，蛛网四处都是，危险得很。大家只好放弃这个念头，就地拍照打卡留念。

漫步间，我被寨墙下一片金黄的柚子林所吸引。沉甸甸的柚子挂满枝头，压弯了腰。当地一位农民笑着说：“我们的柚子纯天然生长，甜得很哦！”我开心地跑到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两个，柚子皮很薄，剥开时一股清香四溢，果肉晶莹，入口甘甜中夹着果酸味，带着山野的淳朴气息。大家边品尝边谈笑，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”“青峰峰峦过，黄知橘柚来”，文人们随口吟出几句古诗，让这静谧的古寨增添诗意。

沿着街道继续前行，我们依次经过了西门“镇西门”和北门“福德门”。每一座门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寓意和建筑风格，或沉稳大气，或精巧别致。王老师特别强调“镇西门”因地处险要，是当年防御的重点，如今也保存得最为完整。这里有分州古城末代州官张望龄于宣统三年题写的《劝世》碑文“饿死莫做贼，气死莫告状”。我仿佛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文官在仕途宦海中煎熬。是什么样的心境下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既有一身浩然正气，也有对当时社会生态的极端失望吧？

离开“镇西门”，穿过方才那片柚子林，沿着青石板路向寨中深处走去。王老师指着一处被草木半掩的土坡说：“那里曾有一座古墓，可惜早年被盗，听说还有黄金拐杖，现在只剩下废墟了。”我们很想走近细看，但周围茂密的植被枝繁叶茂，而且那个土坡很是陡峭，无法上去。金铃子眼神中满是惋惜：“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，保护它们，就是保护我们的根，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。”

行至寨东野草丛生之处，这里是东门“迎恩门”。我们每个人拿着一根枯树枝，

拨开野草，开辟出一条道路。走了大约10米，一块形似官帽的巨石赫然映入眼帘，这便是传说中的“官印石”。上边用红色的颜料刻了“官印石”三个大字。王老师激动地介绍：“这石头其实应该叫‘官帽石’，你们看看这形状，上边的石头是官帽，下面还有一块台子放帽子，不就是‘官帽’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在石头上刻上‘官印石’。”看着他较真的模样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文人的纯粹在他那里显得如此具象。巨石孤悬于山巅，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沉稳厚重。闭上眼，仿佛看到那个年代新官上任从迎恩门浩浩荡荡进古城的壮阔场面。这里每到春天，“官印石”下的山谷便会开满桃花，十里嫣红，灿若云霞，与古朴的石印相映成趣，是保和寨最美的景致之一。文友们纷纷表示待到明年春天，定要再来赏这“桃花笑春风”的美景，感受灼灼桃花的热闹与浪漫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既感受到保和寨的自然之美，更领悟到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营造智慧。寨址选择在地势险要却水源充足的山间台地，排水系统依地形而建，条石砌筑的沟渠将雨水自然引向山间；建筑材料多选用当地的石材、木材，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。这里不仅承载着巴渝大地的历史记忆，更孕育了独特的山地生态系统，保和古寨与自然的共生智慧正被逐步挖掘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保和寨。归程中，路过垫江二中，那是金铃子与王老师的母校，校园内那几株石榴树让金铃子惊喜地叫出声来。这些石榴枝干遒劲，叶片翠绿，在阳光下仿佛镀上一层金光。二中随行的余校长介绍，据他观察，石榴结果多那一年，高考考生也会考得特别好。金铃子绕着树干转圈，开心地说：“这就是我当年读书时候的石榴树啊，它们也如保和寨一般，扎根大地，默默生长，孕育着希望哦。”

是啊，渝东大地，还有多少像保和寨一样的古城遗址，神秘而充满生机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，去探究！



王楚华和他的“儿女”们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成芳

去殡仪馆悼念本土作家王楚华老前辈，进门就遇见在那里上班的好友晓佳。我问她六号厅怎么走？她惊奇地问我：“你认识六号厅那老人？听说他没有儿女？”殡仪馆每天接待众多亡者，一个老人没有儿女的事却很快传遍。“不，他儿女多着呢。”我说完丢下一旁发愣的晓佳，径自向六号厅走去。

王老是凌晨2点去世的。上午9点多，他的灵堂周围就围满了人。文友小美正忙着张罗相关事项，她的眼睛红红的。小美读过多部王老的文集，前几年尝试着学写小说。她每次登门向王老请教，都能得到细心指点，王老有严重的肺气肿，每讲几句都得作一次深呼吸。玲玲坐在王老夫人的身边正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。玲玲是报社记者，曾对王老做过专访，王老那句“为人为文都不能装”一直让我们铭记在心。

我点了三炷香，跪在王老灵堂前磕头。磕第一个头时，我想起初见王老的情景。16年前我参加了一次本地文艺座谈会，来宾们在会场上畅所欲言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主持人突然介绍：“对了，今天到场的还有作家王楚华先生，他刚从泸州退休回老家生活。”我东望西望才在会场角落见到一位个头高高的、身材很清瘦的老人，他站起来微笑着冲大家点点头。他就是王楚华？会场开始躁动，不时传来议论声。

我那时刚混进本地文化圈，王楚华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，一级编剧，本县唯一一位中国作协会员。他在泸州工作时创作的电视剧《赵世炎》，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。该剧荣获全

国第八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第十九届金鹰奖和第二十一届飞天奖。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竟然坐在一个无人觉察的角落里。

“凡出入公共场所，我首选的座位仍然是不起眼的角落，心远可以养性。”这是王老文集自序里的一段，我后来从这段文字里找到答案。

王老在文学上对我的指点虽不多，却又像是教会了我很多。望着被白菊花簇拥的遗像，我的眼前却浮现着家父的影子。他老人家去世10多年了，那句“做人要诚实”的口头禅一直响彻耳旁。

磕第二个头时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。

有人递给我一张餐巾纸，是小娟。小娟前不久生了一场重病，一直在家里休养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有些惊讶，她看上去分明还很虚弱。“你见过缺席父亲葬礼的女儿吗？”小娟反问我一句。小娟是西北人，爱好文学多年，她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王老家里拜望，去年小娟也加入了中国作协。

手机响了，是文友东哥打来的，他问我“知不知道王老离开的事”。我说：“好多人都在殡仪馆悼念他。”东哥叹了口气道：“王老真是好人呀。”上半年他请王老帮忙为自己的新书作序，王老在微信上给他回复一大段内容，抱

歉地解释肺病已很严重，几乎每天都得吸氧，实在力不从心。东哥后来才从王老的夫人口中得知，王老卧床不起已经一年了。东哥很内疚，王老回复那么长一段文字该有多吃力。

大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王老的生平介绍，有些是文字，更多是影像记录。英姐说这些都是从她电脑里拷贝的。英姐爱好戏剧创作，每完成一部作品就请王老指点。



眼看着老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英姐就想办法搜集到他之前的相关资料，为这一天做准备。

王老的葬礼上，来来往往的文友很多，不像悼念其他老人，烧一炷香就匆匆离去，很多人一天来去多次。工作忙的，家事多的就商量着交替接班守护在王老的灵前。

一辈子作文勤勉，做人谦逊，默默追求并深化艺术的王老没有留下一儿半女，他去世后，主动替他张罗后事，并送他上山的大多是60后、70后、80后，个个都是他的“儿女”。